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年 5 月第 6 卷第 5 期

自律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林　英[1]　唐志文[2]

1.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中山

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自律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以及诚信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逆反心理的调节作用。通过问卷调查收集434份有效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自律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诚信在自律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逆反心理调节自律通过诚信影响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中介效应，当逆反心理水平较高时，中介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验证了自律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诚信的间接影响。同时，逆反心理在自律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凸显了个体差异因素的重要性。本研究为降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自律；网络道德；诚信；逆反心理

1　问题提出

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网络上，道德自律和诚信都是负责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嘉欣（2022）指出“道德自律性”是一种体现道德意志发育程度的观念，若没有“道德自律性”的观念，就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许嘉欣，2022），研究发现，道德自律水平较高的人更有可能负责任地、合乎道德地使用互联网工具（Smith，Brown，and Davis，2018）。道德自律和诚信度高的人更有可能参与道德行为，抵制不道德行为的诱惑（Gino et al.，2011）。

研究显示，道德自律水平较低的人更有可能从事网络欺凌行为（Wang，Yang，and Yang，2014）。此外，

基金项目：本研究属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大学生网络道德示范行为的影响机制及道德助推研究”（GD20XJY25）成果。
作者简介：林英，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心理健康、道德发展。
文章引用：林英，唐志文．自律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5）：796-803.
https://doi.org/10.35534/pc.0605090

凯米和帕克（2021）研究发现，道德自律是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Kim and Park，2021）。网络色情消费与各种负面结果有关，如成瘾和人际关系问题，研究表明，道德自律预示着较低的色情消费水平（Wilson and Taylor，2022）。这些发现强调了道德自律在调节网络色情消费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逆反心理是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所受威胁的一种心理反应。自己的选择或行动受到外部力量的限制或控制时，就会产生抵触或反对情绪。心理逆反理论认为，个人倾向于对其自由或自主权受到的威胁做出消极反应。在道德方面，逆反会导致个人抵制道德规范或从事不道德行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自主权（Miller，2013）。研究表明，高逆反的个体在感到自由受到限制时，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如欺骗或撒谎（Lan，2018）。逆反心理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传播错误信息、使用仇恨言论或参与网络欺凌。

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个体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导向的集合，是这些个体共同的最大公因量（曾令辉，201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视诚信，诚信为立人之本。研究发现不诚信的个体，存在欺骗（马雪影，2012）、犯罪（牛志云，2018）等不道德行为。贝克（2019）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诚信度高的员工在工作场所不太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Becker，2019）。这表明诚信在促进道德行为和维护道德标准方面的重要性。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不当使用，以及网络语言的暴力（周琪琪，2023），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李春山、苗琪和何京泽（2014）指出，作为网络社会主体的大学生，存在网络道德价值观错位、网络道德意志不强、网络言行不诚实、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网络道德自我约束严重不足（李春山、苗琪、何京泽，2014）等问题。

道德自律和诚信是防止不道德行为的保护因素，但逆反心理的存在会削弱它们的影响。当个人出现逆反时，他们可能更有可能无视道德标准，从事不道德行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自主权或抵制感知到的约束（Folger and Skarlicki，1999）。然而，道德自律和诚信的力量有助于减轻反应的负面影响，并促进道德行为，即使面对挑战或诱惑也不例外。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材料

（1）自律量表

采用赖特、奎克克、韩淑婷等（2017）研究中所使用的自律量表该量表共有 8 道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8，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诚信量表

本文使用谈壮壮（2016）开发的诚信量表，分为社会诚信感、学业诚信感和人际诚信感三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28，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3）逆反心理量表

本文使用曹钧（2008）开发的逆反心理量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36，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https://doi.org/10.35534/pc.0605090

（4）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量表

本文使用林英（2022）编制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量表的问卷，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868。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取得调的方研数据法是问卷星，通过问卷星获取数据后，通过问卷星发放了 462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数为 434 份，有效率达到 93.91%。男性人数为 112，占比 25.81%；女性人数为 322，占比 74.89%。是独生子女的人数为 130，占比 29.95%；不是独生子女的人数为 304，占比 70.05%。来自农村的人数为 173，占比 39.86%；来自乡镇的人数为 94，占比 21.66%；来自城市的人数为 167，占比 38.48%。专科学历的人数为 43，占比 9.91%；本科学历的人数为 382，占比 88.02%；研究生学历的人数为 9，占比 2.07%。理工科专业的人数为 91，占比 20.97%；人文社科专业的人数为 237，占比 54.61%；其他专业的人数为 106，占比 24.42%。大一的人数为 45，占比 10.37%；大二的人数为 102，占比 23.5%；大三的人数为 111，占比 25.58%；大四的人数为 176，占比 40.55%。中共党员的人数为 55，占比 12.67%；预备党员的人数为 25，占比 5.76%；共青团员的人数为 325，占比 74.88%；群众的人数为 29，占比 6.68%。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 4 个量表所有题目进入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7 个，超过 1 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 31.613%，低于 40%。因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关分析结果

从表 1 可知，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自律负相关（r=–0.112，p<0.05）意味着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得分较高的人往往自律性较差。这表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冲动、缺乏自我控制和难以抵制诱惑有关。自律性较高的人往往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抵制诱惑，并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诚信呈正相关（r=0.532，p<0.001）意味着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得分较高的人往往诚信度较低。这表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不诚实、欺骗和违背诺言有关。诚信度较高的人往往诚实、守信、并信守承诺。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逆反心理呈正相关（r=0.222，p<0.001）意味着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得分较高的人往往逆反心理较强。这表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对权威的蔑视、挑战传统和违反规则有关。逆反心理较强的人往往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并倾向于挑战社会规范。自律与诚信呈负相关（r=–0.049，p<0.001）意味着自律性较高的人往往诚信度较高。这表明自律与诚实、守信和信守承诺有关。自律性较高的人往往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抵制诱惑，并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与诚信的行为是一致的。自律与逆反心理呈负相关（r=–0.174，p<0.001）意味着自律性较高的人往往逆反心理较弱。这表明自律与对权威的尊重、遵守传统和服从规则有关。自律性较高的人往往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抵制诱惑，并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与尊重权威和遵

守规则的行为是一致的。诚信与逆反心理呈正相关（r=0.421，p<0.001）意味着诚信度较高的人往往逆反心理较强。表明诚信与对权威的质疑、挑战传统和违反规则有关。诚信度较高的人往往诚实、守信并信守承诺，这可能导致他们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并倾向于挑战社会规范。

表 1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研究变量	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自律	诚信	逆反心理
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1			
自律	–0.112**	1		
诚信	0.532***	–0.049***	1	
逆反心理	0.222***	–0.174***	0.421***	1

3.3　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应用 PROCESS 4.0 插件，采用模型 4 对诚信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采用模型 7 对逆反心理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通过表 2 可知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效应（B=–0.122，t=–12.97，p<0.001）。这表明，即使控制了诚信的影响，自律仍然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律对诚信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B=–0.042，t=–0.848，p>0.05）。这表明，自律与诚信之间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自律通过诚信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显著的间接效应（B=–0.103，t=–2.83，p<0.05）。这表明，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部分是由诚信的中介作用造成的。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显著的总效应（B=0.467，t=15.87，p<0.001）。这表明，考虑了诚信的中介作用后，自律仍然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律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表 2　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Table 2　Mediation model testing

预测变量	解释变量	R^2	F	B	t
自律	网络道德失范	0.112	8.09	–0.122	–12.97***
自律	诚信	0.034	0.72	–0.042	–0.848
自律	网络道德失范	0.540	131.60	–0.103	–2.83*
诚信				0.467	15.87**

表 3　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3　Effects, direct effects, and mediation effects decomposition table

	效应值	Boot BI 下限	Boot BI 上限	相对值
总效应	–0.124	–0.207	–0.038	
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直接效应	–0.103	–0.175	–0.031	83.07%
诚信中介效应	–0.011	–0.080	–0.041	16.93%

https://doi.org/10.35534/pc.0605090

通过上表可知，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83.07%，表明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这表明提高自律水平在减少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中的重要性。诚信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6.93%，虽然相对较小，但这一部分揭示了除了直接影响外，自律还可以通过提高诚信来间接减少网络道德失范行为。这表明在制定预防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策略时，应考虑到提高个体诚信的重要性。

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直接影响，但诚信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即自律不仅直接减少网络道德失范行为，而且还通过提高诚信水平来间接减少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表 4　逆反心理不同标准差下的调节效应

Table 4　Adjustment effects at different standard deviations of reverse psychology

逆反心理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1	0.005	0.059	0.023	–0.099
0	0.089	0.118	0.046	0.198
1	–0.063	0.060	–0.023	–0.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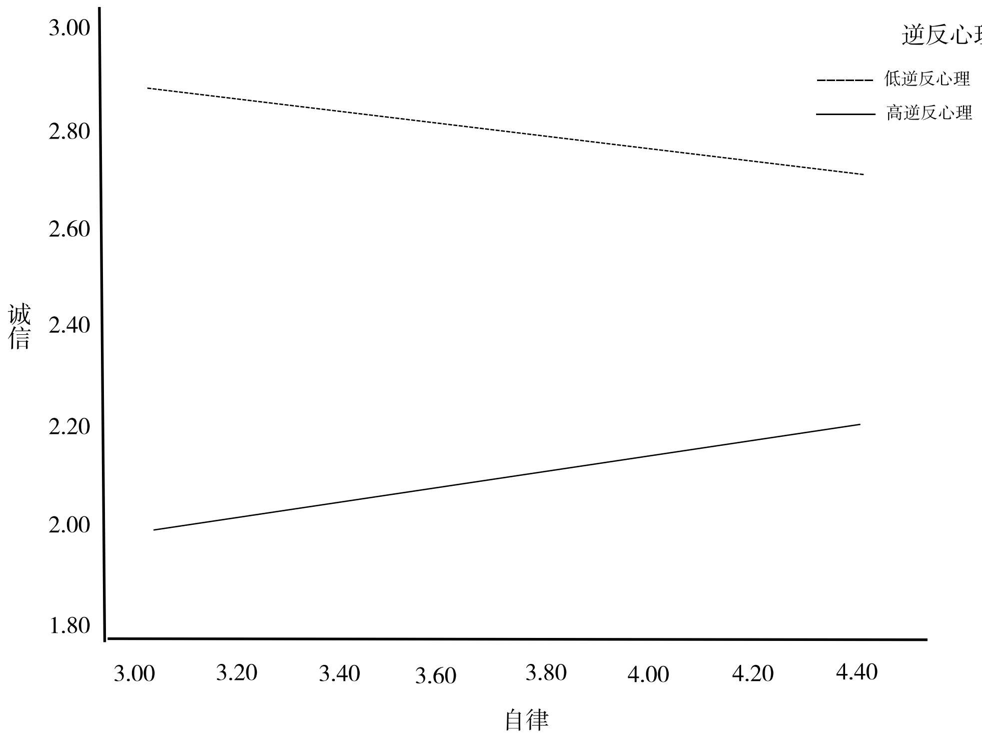

图 1　逆反心理调节效应图

Figure 1　Reactanc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effect diagram

加了逆反心理这一调节变量。当逆反心理水平较低时，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而当逆反心理水平高时，自律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中介效应为 –0.063，且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当逆反心理水平高的时候，逆反心理对自律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中介效应有调节作用。当逆反

心理水平较高时，自律通过提高诚信水平来减少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这表明逆反心理在自律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自控理论认为，自控能力差的人更有可能做出偏差行为，包括网络不当行为（Hirschitravis，1990）。道德自律作为自我控制的一种形式，可以帮助个人抵制网络欺凌、侵权和色情消费的诱惑。本研究得出道德自律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同时湃仁和古茨威勒－赫尔芬芬格（2012）的一项研究发现，道德失范程度较高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参与网络欺凌（Hirschitravis，1990），希金斯（2010）的研究发现，自制力差的人更有可能参与数字盗版（Higgins，2010）。另外，研究发现道德自律负向影响道德失范行为（王亚丹，2016），最后有研究发现低自制力与较高的色情消费水平相关（Weaver et al.，2011）。也就是说道德自律是自控的一种形式，它可能有助于降低参与网络侵权的可能性，道德自律可以抵消道德脱离，有助于预防网络欺凌。

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Ajzen，1991）认为，个人的行为意图受其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就诚信而言，具有强烈道德价值观的人更有可能对不道德的网络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社会不认可此类行为，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抵制诱惑（A，1999），本研究也发现诚信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诚信度较高的个人参与黑客攻击或传播恶意软件等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较低（Hu et al.，2012；Siponen and Vance，2010）。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强烈的个人道德感对恶意网络活动具有威慑作用。同样，诚信也与减少网上侵权行为（包括侵犯版权和盗窃知识产权）有关（Amp and Weisz，2011）。在色情内容方面，研究表明，诚信度较高的人对在网络色情行为也会表现出更消极的态度（Mcnabney，Hevesi，and Rowland，2020）。这表明，重视诚信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的权利，避免未经授权使用或传播数字内容。强烈的道德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因素，防止过度或有问题地使用色情内容。

心理反应理论（Brehm，1966）提出，当个体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或限制时，他们会经历一种反应的动机状态，这可能会导致反抗和对立行为。在道德方面，心理反应可能会缓和自律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高逆反心理的个体可能更容易抵制外部影响和道德规范。沃勒等人（2007）发现，心理逆反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做出适得其反的行为（Woller，Buboltz，and Loveland，2007），这表明反应可能会削弱自我控制对道德行为的积极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表明，逆反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现对抗和违抗行为（Stijn et al.，2015），即使在自律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本研究发现逆反心理的个体在统计中存在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 A，B．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999，3（3）：193–209.

[2] Amp T W，Weisz V．Why were millions of people not obeying the law?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n non-compliance with the law in the case of music piracy [J]．Psychology Crime & Law，2011，17（3）：261–

276.
［3］Aquino K，Reed A.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22，83（6）：1423–1440.
［4］Becker W S. Managing Business Ethics：Straight Talk About How To Do It Right［M］//Linda K，Trevio，Katherine A，et al. Hoboken：John Wiley & Sons，2019.
［5］Eagly A H，Wood W. Social role theory［J］. Handbook of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2012（9）：458 – 476.
［6］Folger R，Skarlicki D P. Unfairness and resistance to change：Hardship as mistreatment［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1999，12（1）：35–50.
［7］Gino F，Schweitzer M E，Mead N L，et al. Un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How self–control depletion promotes unethical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1，115（2）：191–203.
［8］Higgins G E. Digital piracy，self–control theory，and rational choice：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value［J］.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10，1（1）.
［9］Hirschitravis G M R.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Kim S，Park J.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21（58）：101611.
［11］Kwan V S，Ip W C. Honesty of only children and non–only children［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09，12（3）：295–305.
［12］Lan L. Youth's Rebellious Psychology［M］.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2018.
［13］Mcnabney S M，Hevesi K，Rowland D L. Effects of Pornography Use and Demographic Parameters on Sexual Response during Masturbation and Partnered Sex in Wome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9）.
［14］Miller C H，Lane L T，Deatrick L M，et al.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nd promotional health messages：The effects of controlling language，lexical concreteness，and the restoration of freedom［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7，33（2）：219–240.
［15］Smith J，Brown M，Davis.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responsible internet tool use［J］. 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 Social Networking，2018，21（8）：487–493.
［16］Steinberg L，Monahan K C. Age Differences in Resistance to Peer Influence［J］.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7（6）.
［17］Stijn，Van，Petegem，et al. Rebels With a Cause? Adolescent Def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ctance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J］. Child Development，2015，86（3）：903–918.
［18］Wang X，Yang J，Yang L.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4，22（7）：1092.
［19］Weaver J B，Weaver S S，Mays D，et al. Mental–and Physical–Health Indicators and Sexually Explicit Media Use Behavior by Adults［J］.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2011，8（3）：764–772.
［20］Wilson G，Taylor R.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pornography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Sex Research，2011，59（3）：342–351.
［21］Woller K M P，Buboltz W C，Loveland J M. Psychological reactance：Examination across age，ethnicity，and gender［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7，120（1）：15–24.

[22] 曾令辉. 论构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的切入点与维度［J］. 思想教育研究，2015（12）：51–54.
[23] 李春山，苗琪，何京泽.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的问题及对策［J］. 法制与社会，2014（25）：228–229.
[24] 马雪影. 诚信与欺骗的良性博弈——从淘宝“信誉度”的道德悖论看网络交易的诚信建设［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3）：20–25.
[25] 牛志云. 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规制［EB/OL］. ［2024–05–23］. https://link.cnki.net/doi/10.27351/d.cnki.gszhu.2018.000440.
[26] 王亚丹. 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问题及对策研究［D］. 西南大学，2016.
[27] 许嘉欣. 中学思政课学生道德认知水平提升研究［D］. 湖南理工学院，2022.
[28] 严家怡，颜农秋. 网络环境下独生子女大学生道德失范研究［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55–58.
[29] 周琪琪. 五年制高职生网络语言暴力问题分析研究——以某五年制高职学校为例［J］. 职业教育，2023，22（22）：32–35.

The Impact of Self-discipline on Unethical Online Behaviors in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Lin Yin[1] Tang Zhiwen[2]

1.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Guangzhou;
2.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Zhongshan Institute, Zhongsha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elf-discipline on unethical behaviors i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activit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gr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actance. Data from 43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using mediation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discipline and unethical online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2) Integrity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discipline and these behaviors; (3) Reactance moderates the mediated effect of self-discipline on unethical behaviors through integrity, with a more pronounced mediated effect at higher levels of reactance. The results confirm the direct impact of self-discipline on unethical online behaviors and its indirect impact through integrity. Additionall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actanc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discipline and online ethical misconduc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ducing unethical online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elf-discipline; Internet ethics; Integrity; Rebellious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35534/pc.0605090